

# 摸爬蚱

郝强

童年往事像流星划过夜空，一闪而过，唯独摸爬蚱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爬蚱又名金蝉，爬叉，是知了的幼虫，通体呈黄褐色，身上多粘有细泥土，善于爬行，喜欢潜藏在多树的地下，靠汲取树根的汁液生活，在夏季夜幕降临的时候，或是一场大雨过后，爬蚱便扭动着肥胖的身躯从松软的土壤里钻出来，爬到树干或草尖上蜕变为蝉。

每年6月中下旬到8月初是摸爬蚱的好季节。小时候，我家住村东头，出门就是一个大园子，园子里密密匝匝满是杨树。夏天来临，园子便成了纳凉的好去处，我和小伙伴们在树林里嬉戏玩耍，摸爬蚱。雨过天晴，大家不约而同来到林子里，有的带着小铲子，有的干脆拿一个削尖了的短木棍来使。我们猫着腰，半蹲在大树根旁，仔细瞅地面上的爬蚱洞口。爬蚱的洞口很好辨认，指甲盖大小，呈椭圆形。这个时候，爬蚱多数还在洞口没出来，借着雨水的湿润，它们先用锯齿般的一对前足挖掘松软的泥土，边掘土边往外拱。用小铲子轻轻一挖，爬蚱便裸露出来，这种方式捉到的爬蚱不多，不够下锅，更不用说了，只好先用盐水腌上。可别急，夜晚时分是摸爬蚱的好时候。

吃过晚饭，大人领着孩子，或是孩子们三五成群，拿个手电筒，提个编织袋，便出没在树林子里了。人越聚越多，大片的灯光晃来晃去，像极了电视剧里面搜山的情景。六七点钟，爬蚱刚好爬上树干，伸手就能摸到，要是太晚，爬得老高了，还得借助长竹竿往下拔。十点多钟，地上、树干上的爬蚱已经稀稀疏疏的，此时，我们的袋子鼓了，大人们也困了，第二天还得下地干活，于是先回家休息，我和小伙伴们依然很兴奋，聚在一起比比谁摸得多，数着，闹着，笑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一个晚上下来，爬蚱少说也有三四斤，吃不完就卖一些给收爬蚱的，换来的钱可以买笔、买冰棍儿。馋嘴的我还是舍不得多卖的，冰棍的诱惑是抵不过鲜美的爬蚱肉的。将爬蚱用清水浸泡，然后洗去泥沙，把锅烧热后放入适量的油，待油滚沸后把爬蚱放入锅内，用文火煎熟，盛入盘中，撒上少许盐巴和孜然，要是能吃辣的，再放上一二辣椒面，热着吃，外焦里嫩，美极了。据考证，爬蚱还有保肾益肾、止渴生津等作用。后来，在外上学、工作，就很少再有机会摸爬蚱了，可每每想起摸爬蚱的情形，心里就会荡起欢乐的涟漪；提起吃爬蚱，嘴里就会酸酸的想流口水。

俗话说，小吃藏于民间。现如今，爬蚱早已不再是乡下人的专享，以其极高的药膳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走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 夏日情趣

刘长征

前几天，和朋友在饭店小聚，有人点了一盘油炸金蝉，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争相谈论自己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其他人的高见已记不清了，但有人说她素有“唐僧肉”之称却令我难以忘怀。

金蝉，家乡人叫爬蚱，连金蝉称为摸爬蚱。小时候，每到暑期，在夜色即将降临的时候，只要有人在大街上呼喊：“摸爬蚱了。”小伙伴们在家就坐不住了。有的胡乱扒几口中午的剩面条，有的拿个夹了芝麻盐的馍，还有的干脆饿着肚子就跑出来，趁着夜幕，跟着风中的热浪，嬉笑着，追逐着，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奔向村庄东头的一片杨树林。到达后，四周突然变得寂静无声，大家迅速散开，打开手电筒，各找目标，这时放眼望去，那场面真叫一个壮观，到处是灯光闪烁，人影晃动。此时的爬蚱刚刚从潜伏的地下钻出来，黄褐色或淡红色的身上多有泥土，爬到树干或草尖上，只要被光柱照见，就成了囊中之物。要是小树，一道光柱可照大半部分，遇上大树，拿着手电筒转几圈才放心离去，惟恐漏掉一个。特别是雨后的天气，爬蚱最为集中，踩着泥泞的小路，一不小心，一个趔趄，弄得满身泥水。爬蚱被一只只小手从树上抓下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瓶或玻璃瓶中，小心翼翼地上瓶盖，惟恐它逃跑。邻居三孩儿家较穷，平时他就掂个篮子，把捉到的爬蚱放进篮子里，那天雨后三孩儿去了谁家谁都不敢去的有坟地的小树林，摸到许多爬蚱，可等他拎着篮子回到家，只剩三五个爬蚱没逃走，三孩儿心疼不已，一急之下，步行20余里，去姑姑家要了一个玻璃瓶。

如果说摸爬蚱是一种劳动，那吃爬蚱就是对劳动者的犒赏。头天晚上我摸的爬蚱被母亲早早洗净晾干，用盐腌上，然后烹炸。等我从床上爬起来，诱人的香味早已钻进我的鼻子里了。我一点一点咀嚼着满身油光的爬蚱，慢慢咽下，细细品味它的肉香。一次不吃完，留着下顿再吃，吃完之后，再去摸。整个暑假，也只有爬蚱能时常打打牙祭。

后来，有人开始收购爬蚱，就不舍得吃了。最初爬蚱一分钱几个，小伙伴儿中一般就数三孩儿摸得最多，我们通常把爬蚱卖给小贩，而三孩儿大都直接送往集上的饭店，这样他卖的钱就会多一些。有一年暑假，三孩儿用卖爬蚱的钱买了一双凉鞋呢。时光荏苒，现在的爬蚱几毛钱一个，如今的三孩儿已是局长，不知他是否还记得现在身价倍增的爬蚱。

“爸爸，爸爸，快看，我摸到十几个爬蚱。”一声清脆稚嫩的童音把我从思忆中拉了回来。今年暑假后就要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拿着刚买的手电筒和邻家小朋友一块儿摸爬蚱回来了。明天能卖几块钱呢，女儿自言自语道。

在《西游记》中，无论是武功高强、千变万化的妖怪还是天上三界、地上修炼的妖怪都没能吃上一口“唐僧肉”，而我一人间凡夫俗子，在太平盛世、民康物阜的今天，却能经常吃上“唐僧肉”，岂不美哉！想到此，看着低头数爬蚱的女儿，顿时幸福之感弥漫全身。



# 龙湖月

冰河

夕阳依依不舍地告别山峦  
龙湖荡漾出晚风的波澜  
月儿从广寒宫里飘了出来  
飞越太空 来到龙湖  
把银辉均匀地撒在万亩水面

月光下的龙湖多么秀美  
美得让天上的瑶池羞惭  
他就像一块巨大的宝石  
镶嵌在古城的周边  
蒲苇摇曳 荷花飘香  
鸥鹭栖息 渔歌唱晚

# 荷花遐想

路雨

有傲岸的风骨  
有高雅的气质  
有质朴的品格  
有纯洁的灵魂  
有崇高的境界  
荷花  
自唐风宋雨而来  
自江南水乡而来  
自豫东大平原而来  
自故乡而来

我动完手术，终日躺在病床上。听护士说今天是大暑，而且有雷阵雨。窗外那棵杨树的叶子反射着阳光，亮得像面镜子。我记得已经有20多天没下雨了。手术前我特意回了趟家。60多岁的母亲欢喜地忙前忙后，又特意给我做了手擀面，我说太麻烦了。母亲自豪地说，你不是最爱吃我做的手擀面吗？我点头。说实话，母亲做的手擀面真的很好吃。

吃饭的时候，母亲看着我，欲言又止。我问她有什么事。母亲问我能不能帮她把半亩地的玉米种上再回城。我生气地说：“妈，不是不让你种地吗？让你住城里，你不愿意，嫌城里太闹。住乡下就住吧，但你不能种地。”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好，好，听儿子的，不种不种。可是我闲得难受啊。”

母亲不会打牌，也不太爱唠嗑，说东家长西家短的说了不好。母亲的脏有点毛病，虽然不是太严重，可是我仍放心不下。我深知母亲的性格，她想种点地，你不让，她会偷着种的。我一百个不乐意，但下午还是帮母亲种上了半亩玉米。回城时，我反复叮嘱她注意身体，反正不缺钱花，就当种着玩的。母亲愉快地答应了。

母亲曾打来电话，说玉米苗长得很好。可是这么长时间没下雨，我想玉米苗大概要旱了。下午，杨树上的知了唱累了，偶尔一声，有气无力地应着景。阳光铺满院子，天上飘来大块的云。过了一会，隐隐约约有雷声，我快乐地想，快要下雨了。片刻，已经不见阳光了，杨树梢微微动着。又过了一会，阳光照下来，照在窗台上。一直到天黑，也没有下雨的意思了。我叹口气，仿佛看见了母亲，她佝偻着身子站在地头，满脸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老家的表哥高考落榜后，回乡创业，承包了村里的几十亩荒地。这些零碎地块不连片，有的土质贫瘠，有的盐碱沙化，有的灌溉不便，有的则低洼易涝，因此长期撂荒，没有人看上它们，承包费也很低廉。可表哥却像宝贝一样承包了下来，听说搞得还挺红火。早就想到表哥家去看看，这个暑假，机会终于来了。

到了表哥家后，远远看到他家的四层白色楼房在村里“鹤立鸡群”，寒暄过后，我急不可待地要去他承包的地里看看。表哥却笑着说：“别急，先吃几块西瓜消消汗。”他切开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鲜红的瓜瓤泻蜜流浆，甘甜的汁液沁人心脾。吃完西瓜，该去地里了吧，没想到表哥还是不急：“又不是赶集，慌啥？”他端着洗好的桃子，硕大的桃子白里透红，香甜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垂涎欲滴。尝了鲜桃，他骑上摩托，带我去他的地里参观。

出村来到西南角的河滩里。这里由于地势低洼，十年九涝，种的庄稼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表哥干脆开挖成了鱼塘，引来河水种藕养鱼。现在正值荷花盛开，远远闻见一

月光下的龙湖多么深邃  
涵盖了中华文明六千余年  
这里长眠着一画开天的人祖伏羲  
传说他的女儿宓妃化身碧波清莲  
从此这龙湖便永不干涸鱼跃丰年  
陈人缘湖而居汲湖而渔涸泽丰年  
应该给宓妃在湖心铸个金身啊  
让人们永世瞻仰她的芳颜

万亩龙湖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  
让人读研不尽汲取不完  
十里莲巷是一首韵味无穷的长诗  
让人采写不尽清香弥远  
龙湖月啊月满龙湖  
那让人动情难忘的湖月夜晚

遥远而亲近  
沐浴着暖暖的夏日之风  
吮吸着大地丰厚的营养  
拱出了尖尖的犄角  
在古老的颍水岸边  
在美丽的龙湖之中  
为每个人打开了一扇  
亮丽的心灵之窗  
荷花亭亭玉立  
宛若一群刚刚出浴的少女  
让人顾盼生辉  
仿佛是邻家女孩  
从我窗前经过时  
满头飘逸的长发  
留下了抹不去的芳香

夜深了，我睡不着，整天躺着，浑身难受极了。忽然，窗外亮了一下，接着，连连地发光。是闪电？轰隆隆，雷声回答了我。

砰砰几声，似乎是调皮的孩童用弹弓把泥丸击到窗户玻璃上。是雨滴吗？我还没有细想，哗的一声，有人从楼上浇下来一盆水，可能够大，好长时间，还未能把水倒完。哦，原来是下雨了！我激动而又欣喜。

几道闪电划破夜空，雷声却觉得远了。外面突然静下来，风声俱无。我懊恼不已，雨停了。

过了很长时间，天地依然安静，安静得像只熟睡的小猫。

哗啦啦——  
一双大手把杨树叶摇晃得哗哗作响，那双手又来推窗户，把玻璃拍得咣咣乱响。

它又敲击楼顶的铁广告，并野蛮地在天地间制造各种声响……  
哗——全世界就剩下一种声响了……

雨幸福地淹没了我的世界。我又想起那件朦胧的往事，我一直有个小小的疑问，那件事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的一个梦？多年来，我不曾求证。那是个黑暗的雨夜，母亲背着我，一蹶一滑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母亲一直哭着，我也在低泣，满脸的水，分不清是雨是泪……一直以来，我很想向母亲问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但望着饱经风霜的母亲，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就一直没问……

窗外的雨酣畅淋漓地下着，我脸上不知何时也有了点点的水滴……

# 白衣飘飘的年代

孙倩

总有一段时光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是金子做的岁月，充满了喜悦和温情；那是最纯洁和最娇艳的年代，也是最清澈和最斑斓的年代；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也是长裙飞扬的年代；那是诗歌和吉他，也是啤酒和爱情；那是同桌的你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也是写给流浪歌手的情人的模范情书……上帝给它一个美丽的名字——青春。

青春里的生命像春日生机萌发的草木，有着鲜嫩的颜色和柔软的声音，使足了全身的气力，向远方不可企及的天空努力生长。年轻的孩子在没有方向的风中紧了紧鞋带，在父母和祖先从天地玄黄间投来的注视下跳起舞来。

那时候我们瞳孔清亮、腰肢柔软、心灵清明、歌声嘹亮，还不会用金钱束缚住渴望飞翔的翅膀，更不会用肉欲和享乐交换至高无上的爱情。我们散着长发，穿着纯白的衣衫，站在盛夏光年里，绽开花朵一样的笑靥。

那是果冻的时代，一切都如孩子们的梦一样绚丽而柔软。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里拥有奶油一样的脸颊。那时的日子像橱窗里五彩斑斓的糖果，即使哀伤，也透着固执的甜。是的，那时候我们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相信理想，相信作文里认真许下的每个心愿都可以实现。我们相信朝阳，相信奔跑，

相信只要走就能到达生命的彼岸……

然而最终，青春伴随着过往的所有美丽与哀愁、疼痛与欢欣，以每个春变成秋那样的速度离去了，但却不像每个秋可以再次变成春那样再次来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衰老像冬天那样带着冷冷的寒意，以不紧不慢但却无可置疑的步履不停地走来。

时间改变了一切，它拿走了美丽，拿走了曾经的歌声和浪漫，只留下一片狼藉。我们开始怀疑生命，怀疑所谓春暖花开，所谓花开不过是一场绮丽的梦。我们安静地站在青春曾歇脚的地方，发出无声的呼喊。我们会像年少时那样侧着耳朵，倾听金盏花风铃一样的声音。夕阳从远方的地平线更远的地方激涌而来，晚风的声音像古老的密语。逝去的少年，睫毛下睡着未曾熄灭的爱情和希望，低着头，沉默地注视大地，注视沧海桑田的变迁。我们终将鼓起勇气，相信那些美好不是无谓的幻觉，把心像熟透的苹果那样沉淀和安定下来，用依然渴望舞蹈的足尖一步步朝前方走去。

还是走吧，虽已饱经风霜，但也让我们像当年那样轻轻甩一甩头。然后，让不再年轻的东西，相信理想，相信作文里认真许下的每个心愿都可以实现。我们相信朝阳，相信奔跑，

# 为钟蒙修叫好

李玲

一个穿着极不合体的旧衣服，两只黑色布鞋前头都被顶烂的22岁农村小伙子钟蒙修，在辽宁电视台参加《激情唱响》比赛，忐忑上得台来，瞟，评委们的目光是惊讶的。站定，跟评委对话的刹那，他的土话，他衣装的不合时宜，遭人嗤笑，你随着一漂亮女评委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小伙子虔诚地答，“我准备的是《背叛》。”

音乐响起，钟蒙修的一曲《背叛》惊艳全场，观众站起，掌声雷动，“yes，yes！”欢呼声不绝于耳。这是别人料想不到的，他，一个站在台上还谨慎诚恐的农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诚如男评委说的：“你的歌要把我的泪都唱下来了，你比那些穿得更像歌手，长得更像歌手的人，更有勇气

朴实小伙子，为人叫好。前面已经有农民兄弟阿宝、旭日阳刚组合为你做榜样，为了你心中的梦想，加油！



临水而居

苗青 摄

# 适合什么，便种什么

王雪涛

种庄稼产量很低，一直都是广种薄收，勉强维持。表哥承包下来后，种上了良种西瓜，年年获得大丰收，种出的西瓜个大皮薄，瓤色鲜红，质脆肉沙，甘甜多汁，我在家吃的西瓜就是这里种的。望着地里一个个滚圆的大西瓜，表哥乐得合不拢嘴。

最后我们来到村子东北的果园，这里是一片褐土地，表哥改良土壤后，种上了苹果、桃树、梨树、柿树等果木，经过几年努力，大获成功。虽然现在树上的果实还小，但可以想象得到秋天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果园的一角，开辟了一块菜园，番茄、黄瓜、豆角、茼蒿、韭菜应有尽有，而且是无污染的绿色蔬菜。

我由衷地对表哥说：“你真行啊！连草都不长的地都能被你种出花来，你有什么

华夏中原是龍  
和民是根科學發展  
意義深百業興盛農村新  
炎黃兒女齊給力鉅能花起  
天下尊 中原頌歌 辛卯年夏末高廣豫書

书法

高广豫作